

竹林听海

下册

主编：于秋彬

远方出版社

竹林听海(下)

于秋彬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奇铁英

封面设计:洋 洋

竹林听海(下)

主 编:于秋彬
出 版: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教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印 张:5.5
字 数:119 千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 - 80723 - 006 - 1/I · 4
本册定价:21.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第一辑 凿壁借光

『千年密室』之《凿壁借光》	烽烟(4)
『千年密室』之《暮霭之键》	烽烟(6)
『千年密室』之《影子之外》	烽烟(9)
『风捻集』之《心灵秘境》	储艳(11)
『风捻集』之《生活未完成》	储艳(14)
『风捻集』之《山水家园》	储艳(17)
断编残简	大摸古眼(20)
解构长城	大摸古眼(25)

第二辑 花开无名

花开到底有多远	于秋彬(29)
倾听雪语	王东波(33)
寻找桃花源	王东波(35)
第一片秋叶	王东波(37)
月明千年	王东波(39)
感悟月季	唐志成(41)

紫云英·····	顾明胜(45)
谷雨话雨·····	宣扬(48)
小巷夕阳·····	宣扬(50)
雪 天·····	姜玉梅(51)
踏 青·····	张春霞(53)
秋日的私语·····	张春霞(55)
一个人的浪漫·····	张春霞(57)
花开无名·····	李勇(59)
含羞草与野百合·····	于洪敏(61)
茶 馆·····	于洪敏(63)
美酒与香茶·····	袁虹(66)
红梅赞·····	龚玉峰(68)
城市森林·····	龚玉峰(70)
别了,我的大学·····	杨清国(72)
每年雪落·····	李铁男(74)
秋与冬——幸福梧桐树·····	李铁男(76)

第三辑 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李勇(80)
女人是什么?·····	王新华(82)
女人如茶·····	葛萍(84)
男人海洋·····	龚玉峰(87)
只想做个“小女人”·····	于洪敏(89)
女人·酒·花·····	宣扬(91)
女人是花瓶·····	杨清国(93)
女人,二十七岁的年龄·····	张春霞(95)
人生四十选择沉默·····	马玉申(98)

第四辑 巴巴拉布

童话诗【巴巴拉布】	储艳(103)
我的三月,我的江南	葛萍(109)
经 历	顾玉梅(116)
光 线	顾玉梅(117)
推车的女人	顾玉梅(118)
荷	王东波(120)

第五辑 闲着的眼

一枚银戒指	王新华(122)
骤落的太阳	王新华(127)
闲着的眼	于秋彬(130)
于何处流放	安晓辉(137)
哦! 那年那月	朱坤雷(145)
编者的话	(176)

前言

文/于秋彬

没有人会怀疑，文学对当代人的生活、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作家被当作偶像般崇拜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匮乏的，正如物质生活匮乏一样，好的少而精，见诸于期刊报纸，然后，陈列于展厅或博物馆。

在今天，商潮如涌，文学也商业化了。文学作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拓展了传播的渠道和空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文学作品，解读人生成了人们的寻常事；文学创作不再是专业作家的特权，而成了融进生活的大众化表达。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以归结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因了网络，文学创作如生活般五彩缤纷；因了网络，文字写手浮出水面；因了网络，那些曾经拥有文学梦的朋友，开始了文学之旅，文学创作活动变得非常有趣，而富有生机，取代了过去的孤寂、高傲、清淡和专有性，网络为文学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文学创作自有其规律。我在精选结集出版的作品时，欣喜地看到：散文随笔，如烽烟的《千年密室》，方心田的《我恨重庆》、《思念无罪》，赵泽斌的《童年记事》，王东波的《寻找陶渊明》以及丛威的《岁月有痕》等，字里行间无不抒发着人间的美好，宣扬着真、善、美以及所要表达的人间深挚的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这些文章或大气、内敛、豪放，或琐碎、放浪、不羁，在编辑的过程里，几番咀嚼、耐人回味。小说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王新华的《一枚银戒指》，朱坤雷的《哦！那年那月》，杨名芳的《素面朝天》，安晓

辉的《看不见窗子的书屋》，顾玉梅的《蛤蟆》等，带给人深刻的思考，关于社会、关于宿命、关于人性挣扎与灵魂底层的触摸。唐志成的散文诗《乡村独语》八章，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美仑美奂的乡村组曲，或跳跃、或灵动、或激扬、或质朴，让人留恋往返，驻足回眸。葛萍的诗歌《我的三月，我的江南》，储艳的童话诗【巴巴拉布】表达了诗人对生活无限的憧憬，也向我们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生活画卷。荣笑风的一组《域外记事》则把我们带到了大洋彼岸的另一端，品读徜徉，不胜愉悦……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篇章，在此不能一一陈述。这些作品从语言、叙述、叙事方式和结构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又不乏生活的幽默、风趣和诙谐，说明作者具有极其丰厚的生活积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性：在网络上第一次发表，获得网友们的好评，由网络文学论坛上优选；同时，也有专业化的特点，精湛的艺术性、深刻的思想性和较强的可读性。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在忙于自己生活中事务的同时，潜伏在西陆文学论坛“竹林听海”里，打开自己心灵的天窗，踊跃交流，真情倾诉，快意表达，用文字解读自己，诠释人生。其中有他们的欢喜，有他们的忧苦，有他们的付出，也有他们的耕耘。面对这些轻灵矫健的字符，我无法释怀任何一篇他们发自内心抒发的情感，毕竟这是作者们心血的凝结。

“竹林听海”论坛作为西陆文学的一个分坛成立将近四周年，在四周年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这群热爱生活的朋友们轻盈的行走网络，用自己的真与善挖掘着生活的美好，用自己的情与爱勾勒虚拟世界的友情，这友情如承载的文字厚重亦轻灵。

让我们一起踏进竹林，聆听他们心海的涛声吧。

2006年3月

第一輯

借光壁龕



『千年密室』之《凿壁借光》

文/烽烟

夜是最传神的,当然也易出鬼。但风是我很愿意接近的,实在地刮过来,衔着口讯,故乡便忽然奔到眼前。轻巧地抖了抖,故乡便像一颗核儿般滚出来。终于弄开来,便是满室槐香。

野鸭一动,江水就暖了。再动一动,秋天就来了。

秋风像一柄锤,凿着思乡的胸膛。晋朝的张翰经受不住这秋风的凿辞官回乡了;唐朝的贺知章两鬓风霜回乡了;宋朝的欧阳修辞官回乡了;明朝的郑善夫也回乡了……政治是一颗锤不开的核儿,哪有故乡这颗核儿鲜活生动?

生活就是一面墙。你的内心就是自己的桃源。漾漾儿,活泛你的生命。陶潜终于凿破了这面墙,悠然借到了生活的月光。

历史也像一颗核儿,瑟瑟地抖动。它的呻吟多么弱小,地狱俨然就是它的外壳。就在隔壁,晚清的文武百官刚刚分完赃,分完了最后一声叹息。太监们出差了,故宫轻轻翻身。它在做着梦,最初梦到了借来的五千年的月光起了雾;然后,又梦到租借出去的供洋人和狗居住的私人别墅;最后有滋有味地梦到洋务运动,据说这种运动是一种可以活络神经的健美操。

紫禁城的面部动了动。洋佬们终究用力凿开了国门,凿碎了这颗饱经风霜的核儿,掠走了之中的东北三省和大部分国宝。在他们故意漏掉的残渣中,钟馗捉漏的鬼拾走了剩余的部分以及一些进谏的声音。

而这时候,慈禧正在承德的行宫内避难。她想借这最后一片月芽儿,凿开国运匮乏的壁,小资地透透气,消解这一生中最大的

喘息。

一切纯洁的光，一切良善的声音，又逐渐被黑夜的手指摁下去了。只有掘墓的镐仍然发出借光借光的声音，远远的，不和谐地响起。而文明的历史不断缩小自己，躲进黑夜的壳内。

躁动中，我侥幸看到一片清凉的月光铺进来，使我终于能躺在经史中避暑。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那些可以随处掇拾的故事静静地飘浮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文明的水面上。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川江号子和“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声音。那种声音正循着光明，在逐渐干涸的河床上，向接连不断来临的夜晚挑战。而我所曾经有过的颓废羞辱于我，如一柄看不见的锤凿着我的神经。而我所借来的这片月光，令我在黑夜中不断自省。

黑夜就像一堵墙。黑夜中借光的人一直那么多。排着队，拎着从工地上偷来的锤。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柄锤，但你用力凿的为何总是你自己？

我的身体在黑夜中逐渐透明起来。醍醐灌顶之际，心里的核儿似乎也柔软下来。

我又一次嗅到了故乡的槐香。听到了来自香港回归的消息，薄薄的，像一柄失落于皇城根儿角落的小刀，终于被拾起，然后削去了故宫这颗涩梨的皮儿。这一刻，借着月光，我将所有的小道新闻捉来了，放进墙角的一只瓮。

贮立窗前。夜生活这般清凉，不过稍微起了一个势。

『千年密室』之《暮靄之鍵》

文/烽烟

一直想有条透气的甬道。宽狭不拘，容我孤身一人离了嚣市，满怀歉意，摸到几千年前的驼峰，将所有的驼铃声兜了去。悄悄给匆忙的世间送些声音的种子。或者轻手轻脚，重新安装到出土的编钟或时髦的钢琴中去。

大漠孤烟，像一个引退的仪式。指挥着人与自然的最后和奏曲。缓缓释放着一块被驯养几千年的土地。

暮日是一味思乡的药引。落霞与孤鹜齐飞，相互轻轻摩挲。欢快而且轻盈。孤鹜像一位盈握团扇的俊俏女子，身着大红的国粹松软地直扑满天的流萤而去。感觉不到有何生活的负重。然而，疑惑咬着我的嘴唇，嗅到了一点忧伤的气息。估想窠中的茅屋，恹恹惶惶存活，轻轻将生命揉捏。努力摇着油灯之光，生怕一撒手，这孩子就会灭寂。而城市一直哄着，背后挤兑着，一点一点将村落推向世故。便是这般光景罢。

类似的场景，多次出现在我的日记中。便使故乡的天空起了几粒雀斑。

循着记忆一路掇拾。满目皆是路遥心中的世界，冰心梦里的家园。一切涡漩于一种纯粹的自然形态，那是聚合与感召，矜持与孝顺。大河以生命的另一形式流通，褪了污浊的外套，露出浑圆本性，慷慨而没入生命融和的大系。村落与高山彼此应对，阡陌同炊烟相映成趣。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身心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蝇扰。生活予人的种种忧烦便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倒是草垛获得了空前的宁

静，不再瑟缩，沉积了耐性。而远山的现状并不使人沉醉，倒令人深思。

酡云是拈坐的蒲团。于惬意中随意拓得一块于纸上，深深浅浅影影绰绰均成一幅绝好唐宋画本。或者耽于心性的持守，用目光勾勒《心经》于悬崖。恍然相视，莞尔一笑。目睹山川纵横，美秀流溢，便是惯了涉水登山，身负野心的“驴友”也不敢稍起堕落之念。放下胸中块垒，移步入光晕，一曲声声慢，恍上灞陵桥。这回归便画上了句号。然而心中又氤氲起不同于往日的渴念，隐隐有些什么在这霭色中变化，搭建新的暇思。

越过时空，便俨然陷入几百年前手握长篙往来于风雨中的蓑衣笠翁，多是在潮涨时令，按动生活的琴键，摆渡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情节。对岸谙熟的山后，便传来娓娓动听的读书声。应对着，久久应对着命运的和声。而辞官遁世的长者，执一戒尺，逡巡于私塾内，驱赶蝉声。生活曾这般精心设意，使隐遁有了附加价值，生命勃起了新一轮的改造。也有不甘寂寞者。如苛捐杂税，如抓去的壮丁。而这些都成为村落的隐疾、避讳。自然与村落，生活与命运，使人油然而生忠耿之心。忠于一种诚信，耿于一段强悍。训练有素的黄雀，穿针引线的春燕均成了遥遥的无助的期望，来回徘徊于廊檐，低低地衔着一段历史。晋士在村头卸下了风度，唐贤抖落了几粒蛙声，元明学子将谣曲放养到村尾的藕池，便有了后来十里荷香的排场以及游动八方的故事。均被青石板斜斜的一直传唱下去，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整个村落便入了韵脚。而抽去了脊梁的溪水从东侧滑顺地淌去，拖也拖不回来了。

溪声上枕，百骸通透。

想必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均会在入韩后慢慢消解。归于澄澈，归于对自然的皈依。虽有过猪笼投河，情爱俱埋；虽有过族亲相斗，血染田陇；虽有过宗祠朝祭，童怨母恨……然而从整个说来，生命的河流终究没有枯涸，持守着从容的本性，于寒暑，于陇间，于滩头，于暮霭，于灯下，将生命的放射或分解最终拢聚于平和的目光尽头，然后幡然一跃，觅得性灵的完好。这种过程中，这些不辜负



自然的人，与自然共事，同春秋划谋，使历史毫无担负，鲜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间或有潦草的疏离者，晃荡出去，总以为自己生命中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然而漂泊意识与回归欲念的交糅，使生命之旅一直弥漫着霭色，宽松地，身子自觉自愿地套上轡头；另有一批人，托了文化的衣钵，挑着几担蛙声与命运协商，生出种种远离贫耕的方法，不过多了一些旧习的坟，当然也成为乐此不疲的生命故事。

清清静静，故乡仍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落入俗套，使故乡进入新的生命领域？使我所能觉察到的惶恐变作动力？

生命的渡口，橹歌浮动，而竹筏在金色的光晕中淡定。我坐在暮霭中，静静地，成为故乡轻轻弹拨的一个键。

『千年密室』之《影子之外》

文/烽烟

万物各有其脾性，各有其对应的位置。百川到东海；落日归西山。脾性悲怆一点者，如窦娥喊冤，呼来些老天爷作弄的贺礼；英雄一点者，如项羽，不肯过江东，落得人仰马翻。而我则潜伏于灯下，刨些文字的秘方，煨一罐专治感冒的姜汤。日渐瘦削下去，原本活络的身子便被装进了影子的皮囊，天长日久，四肢皆有些拘束。又因都市生活的缠缚，灯下晃来晃去这世界便离远了。

这般摇晃着，使我不曾有过稳妥的生活，如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我一直坠在城市的边缘，与沉重的生活暗暗较量。而沉默像一块铁了心的砣，坠在小巷深处，称量着我的肝胆。

现今的小巷绝少见到纳鞋垫的中年女子。总是在自家门口，于粗粗的生活棉线中进退，口中低低地唤着一个名字。远处，战争的影子冗长而无趣。自从纳鞋的习惯被误解为出土文物之后，便再难见到穿着软梆行走的脚了。类似最初村口的那只碾子，长满了埋怨的刺。还有巨大的石磨搁浅在村头的榕树下，盖住了回忆。更多时候，小巷的树荫庇护着一些东西，比如蝉鸣，或者闲言碎语。巷道上蹁跹的孩子，慢不经心地掏出小鸟儿，一脸阳光地冲着“不可随处小便”的灰白色新厕墙撒了泡尿，便贼笑着跑开了。据说那墙上的字是于佑任老先生的真迹。掇拾卫生的戴着袖套儿的从巷道深处过来了，低声咕哝着“小处不可随便”的行话儿。都是发生在阴影之中的事。而蜗居于巷口的高龄女子，眯着眼，腊肠般坐着，忽然某一天就被风钩儿勾走了。连个影子都没落下。

夏天就这么瘦骨嶙峋地磨蹭着。像马厩里的那匹瘦马，极不



情愿地蹭着槽沿，刮着蹄子。

一只蜻蜓歇在遗忘的残荷尖上。翘起小尾，使整个夏天紧张起来，生怕稍有怠慢。

巷口又起了一阵风，火辣辣地扯疼了这根肠子。风歇时，城里有些人便失去了俊美的工作，缩进公厕里，端着小盘套取小费；有些人只好瑟缩地往返于瓜地与车棚之间，夜夜长途奔袭；有些人循着麻将声的节奏，紧紧攥着手中的王牌，不断推翻自己的期望；有些人则完全丧失了生活的耐心，躲入影子里，怯望着对面的银行，险恶地熟络着里面活动的程序。然后，准备回到更黑的暗夜里去。

人人都在忙碌，手中用力揪住一根夏天的尾巴。

很少有人注意过自己的影子。包括时刻准备着的提包挎篮登山朝拜的香客。

巷子一直深深浅浅地排泄着什么。蹲在城市的公厕里。许多人随便翻看着已经臭不可闻的猎头文章，还有一部分人匆忙中撕掉花边新闻当厕纸。碎碎的，卸掉口袋里的东西。

影子之外，才有阳光。

我在巷口站了会儿。有些恍然，恍若当初达摩脱掉自己的影子般犹豫。又要起风了，趁最后一缕阳光尚在，我终于慢慢踱出去。

『风捻集』之《心灵秘境》

文/储艳

有时在想,自己每天大抵都是坐在一个阳台的后面。每个阳台都是城市的眼睛,那么我在眼睛的后面干什么?我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比眼睛看得更清?

很害怕被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慌乱和旋即之后的自我否定。我是碌碌的人,注定碌碌的思考。我在文字里喘气,而文字有时比我还要苍白。这种借助定然无力。

阳台。五月。春天走到这里便是转弯的时候。那头的夏天正手执花伞等待求爱。爱就是合二为一。春最终会屈服给夏,骄纵的一方总占优势。不过爱情里何谈什么屈服骄纵,我又在促狭的揣测一些最单纯的东西了。成长,成长,推移的墨把手脚染成冷色,心在里面包裹着不知情。当它冒失着纯白一片走出来看世界的时候,错愕足以吞噬它。大多数苦闷的人都是如此而来吧。人们说着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是因为除此之外,也确实没有其他选项,生命是单选题。你要么选择坦然,要么唐突着度过,像空白卷子一般不留一点痕迹。

我不愿意我的生命没有痕迹。不愿意被世界忘记。就如同我坐在阳台后面,怎么也需要看见外面的高楼以及偶尔的飞鸟,把他们捉来与我同在。而我知道,我是如何也留不住他们的。我留不住鸟的迁徙,就说明我留不住它们,即使只一年,我紧盯那些烟,却还是在忙乱间任目光分了岔,最后它们零落的回来。

我是矛盾的。我只是爱上了思想中的飞鸟与烟尘,它们告知我梦想与现实共存,我与常人一般自然的活着。然而我又珍视属